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商界現形記 第八回 施媚術歡場常態 發怪論商界奇談

卻說林幼竹問梅生夜飯吃了沒有？梅生道：「也不曾。」謝寓便叫老三拿筆硯，請林大少、朱大少點菜吃便夜飯。幼竹道：「不要。難為情的。」謝寓道：「瞎說哉！老朋友哩，有什麼客氣呢！」老三端了筆硯，放在梅生面前，捏了梅生一把，道：「耐寫罷，耐心裡想吃啥介小菜末，寫啥介。」這一捏，捏得個朱梅生酸癢難當，渾身麻木，酥了上下兩截，硬了中間一截。呆呆地不言語。（神來！神來！）老三把梅生的嘴兒上「嗒」的一聲，彈了一聲響櫃子，笑道：「咦！為啥價勿動哉？」（噱噱）梅生恍然道：「寫！寫……寫末哉？」拿起筆來寫：炒嚇圓、芥末雞絲、熗腰片，寫了三樣。忽然想起該與幼竹商量商量，不可以自己一個兒作主。便問幼竹道：「你點呢？」幼竹走過來，一瞧道：「已經三樣了，就這麼著，算了吧。」謝寓道：「不夠的。再請點呢。」幼竹想了一想道：「我來寫一個湯罷。」便接過筆來寫：白汁鯽魚。道：「夠了。」只見梅生在衣袋裡亂索亂摸，摸出一塊洋錢來放在菜單上，一答兒交給老三。老三道：「該格一塊洋錢，做啥介？」梅生道：「叫菜，叫菜！」謝寓笑道：「哪裡有這規矩。不怕簡慢就是了。好叫客人自己拿錢出來？」梅生還嚙嚙然似有所語。老三悄悄的對梅生道：「奴請耐，阿是好介。」梅生覺得老三很有深情，不似前番高不可攀的樣子。一縷癡心，滿腔妄念，一剎那頃。早又蓬蓬勃勃生發起來。便覺眼前春意滿。幼竹看老三今兒的舉動很是駭怪。捉個當兒，悄悄地對老三道：「別理他。」老三笑道：「咦！阿要笑話仔點，耐林大少末，也是馬大人格朋友俚，一朱大少末，阿是勿是馬大人格朋友呢？啥一樣馬大人格朋友。哪啻說格勿要理俚，阿是理耐一干子呢啥。倪叫先生評評理看，阿是耐林大少理浪有點點欠通哉！」謝寓聽了十分詫異；幼竹聽了十分駭然；梅生聽了十分得意。（三個十分，三人意思，直顯出來）梅生笑著對幼竹道：「這個就是新學家，所謂公德也。」幼竹道：「我們生意人，只曉得生意經絡，不曉得新學家哩、舊學家哩、婆德哩、公德哩。」謝寓笑道：「這就是婆德了。」幼竹也是好笑。一眨眼，謝寓依舊後房去抽鴉片煙。心裡盤算著：老三一定又要換戶頭了。然而不該這等的胡鬧，怎好把幼竹當場出彩呢。我們職業雖賤，然而去操著商務上的總機關。你不瞧外國人，保護我們這個行業，何等鄭重。哪比得我們中國人，卻把我們的這等行業看得稀鬆。一個錢不值。不但不保護，反而任意凌虐。我們有兩年事體和外國的法律，恰恰是絕對的反比例；一件就是操著我這般行業的諸姑姊妹，已說過了，不但不保護，反而任意凌虐。這是不知道，現今的局勢已顯然是個商戰的局面了。國勢的文野強弱，只消一看商務的興衰，就明白了。若說商務怎樣才得興旺、發達呢？農工卻是先天的資料。果然不得不講究完全。農工果然完善了，出品也精緻了，果有絕精緻的品物。可惜那些絕精緻的品物，都是死的，沒有腳會得跑到應用的人的面前去，請他受用。這絕精的出品，只好堆擱著棧裡。那末要仰仗一般商人了，想法子流通開去，才可以不埋沒這絕精的品物，流行到五洲萬國，在商業上拿一點顏色。假如沒有商人，你想做得到嗎？若說到「商人」兩字，這便是我們同行業的諸姑姊妹手掌中捏著的皮夾，怕不服從我的法律，要開便開，要放便放。且好比那些商人，是沒羈勒的馬。我們同業的諸姑姊妹，便是「王良造父」一流人，不怕他俯首貼耳，受我們的羈勒，六條在手，控送自如，要東就東，要西就西；要快就快，要慢就慢；要停就停、要止就止，又怕他違了一些兒的號令。這段議論，並不是我的口輕，拿商人來比做四隻腳的一匹馬，其實是非凡之恭維。你不聽得唸書人恭維老前輩，總是說什麼「龍馬精神」；恭維少年人，總是說什麼「人中驥驥」；還有贊譽子姪的好處，希望將來有出息，不是說「此我家千里駒也」。這不是我的強詞奪理呀！不要說拿馬來比做商人，算是將人比畜，混帳之極。須知把孔子比做狗哩！「汲汲如喪家之狗」。不是說孔夫子嗎？我最好笑的有一般狗也不如的人，有人恭維他，比做他是一隻狗，直是大不答應了。亂叫亂咬，瘋狂也似的把說比方的人，像他的意，只怕要咬死了，才肯完結罷休呢。至於我們足以駕馭商人的理由，卻也顯而易見，證據確鑿。發起我們這個行業的管大夫，設女閭三百，不興商起見嗎？就是曾國藩克復南京之後，第一件著手興辦善後事宜，不是先整頓秦淮河上的「曲廊洞房、層樓深屋」，招集我道中人嗎？也不過仰仗我們的勢力，把一般商人喚得來呀！有了商人，便有市面；有了市面，才可以有利無害，交通轉運。商業也興旺了，百姓也有處謀衣食了，這個地方，就是繁華熱鬧了。再把眼前的景象說一說穿，試問這兒上海的市面，哪幾處最興旺？自然南市比不上北市了，華界比不上租界了。就以租界而論，法租界的市面盛呢，還是美租界的市面旺呢？這個哪怕小孩子也知道的。頂興旺要算英租界、美租界。法租界終竟衰頹些。咳！小孩子卻看得出興旺和衰頹的現象，大老官卻摸不著興旺和衰頹的原理哩！教訴你吧，英租界上就有我們這一般諸姑姊妹的吸引力，把商務吸引著的緣故呀！——這就是我們家能力。

若說還有一層，就是「訟師」。我們中國算是最壞的人才。倘使人家養了一個男子，一個女子。女子做婊子，男子做訟師，那是不得了哩！說：不知道他家的祖父三代，做了怎樣的罪犯彌天，生出這種千人唾、萬人罵（說訟師）的逆種；千人騎、萬人壓（說婊子）的賤種，辱沒煞人。不知在外國，卻是最高等的人格，要算這兩種人格呢。訟的可貴，請慢慢的瞧著，將來有呢！那謝寓心坎裡轉轉似的盤算：我們這行業須改良改良，才是正經。老三這種舉止行為，卻是斷乎不作興的。

這當兒，只見老三走來說道：「先生，通商廚房，叫個菜送來來浪哉。添個四隻葷盆，也擺好來浪哉。馬上侯格花貂、野燉熟來浪哉。專等耐去篩一杯酒哉。」謝寓剛好一口鴉片煙，抽得十分精采的當兒，老三跑來打岔，卻有些不自然。滿心還要連幾口呢。因此說道：「老三，你也是老把勢了。方才那些話兒，是不作興的。至於林大少，不曾虧了你呀！何苦紮他箴子呢？」老三頓了一頓道：「格……格姓林格，真……虛有其表格。再勿同俚拆開，倪要死哉。來勿得哉。」謝寓大詫道：「什麼說？直是要死的了？並且你這兩句話合不著龍門的話兒呀！」老三道：「故歇懶撥工夫來浪，倪停歇歇落空子，細細能格，搭耐說末哉，搭耐說子末，耐野要答倪難過煞得來。真真話巴戲得來，有啥該號能格，小伙子格，上海灘浪要第二個，只怕尋勿出個哉！」謝寓恰又抽了一口煙，便答道：「那末仙人不敢識丸散了。」說著便站起來，同著老三一起大房間來，篩了兩杯酒。幼竹、梅生坐上去喝酒，一路調笑著……

喝不到三、五杯酒，馬扁人到來。幼竹、梅生忽又想起了正經公事，忙把扁人的動止，細細一揣詳，果然大有慌促之像。幼竹的心一蕩，不覺手裡的一隻杯子，一脫手「滴溜溜」的從身上直滾到樓板上，沾了一身的酒。幸而那杯子是白銀造成的，假如瓷的，只怕合地球六十五國，每一國都可以瓜分一塊了。（語語警心惕目）扁人勉強笑道：「怎地這麼不小心？」梅生直跳起來道：「『上江』有電報來？『上江』有電報來？」扁人頓時面如土色。要知商界上出了一個大蠢賊，攪出一段大風波，怪怪奇奇，非非人想，令人聽了，喜一回，怒一回；歌一回，哭一回。這個馬扁人指著說：誰機靈點的呢，早早明白哩；忠厚點的，商界上不大熟悉的。只消看到第二集、第一回豁然貫通了。